

人文經典
讀本

瓦尔登湖

(美)

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

王光林 译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大自然的澄明之镜，全人类的心灵之书，

自诞生始推动世界健康发展的不朽之著。



瓦尔登湖

(美) 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 王光林 译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瓦尔登湖/(美)梭罗著;王光林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5354-3025-2

I.瓦…

II.①梭… ②王…

III.散文-作品集-美国-现代

IV.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5341 号

责任编辑:沉 河

责任校对:陈 琪

整体设计:锦绣视觉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7.5 插页:4

版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30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V
V
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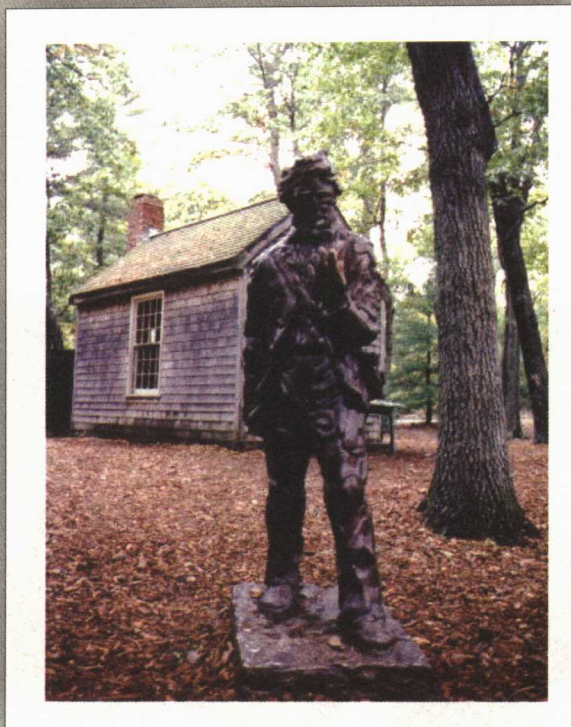
瓦尔登湖雪景



格力生 (Herbert Wendell Gleason) 拍摄于1902年2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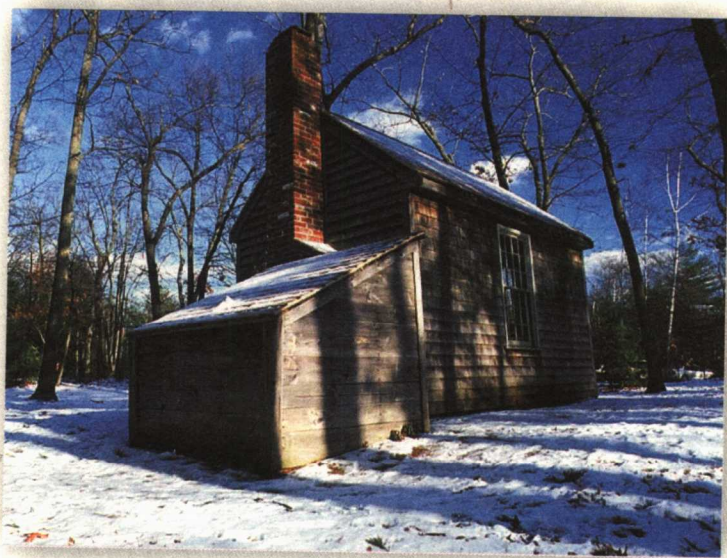
>>

>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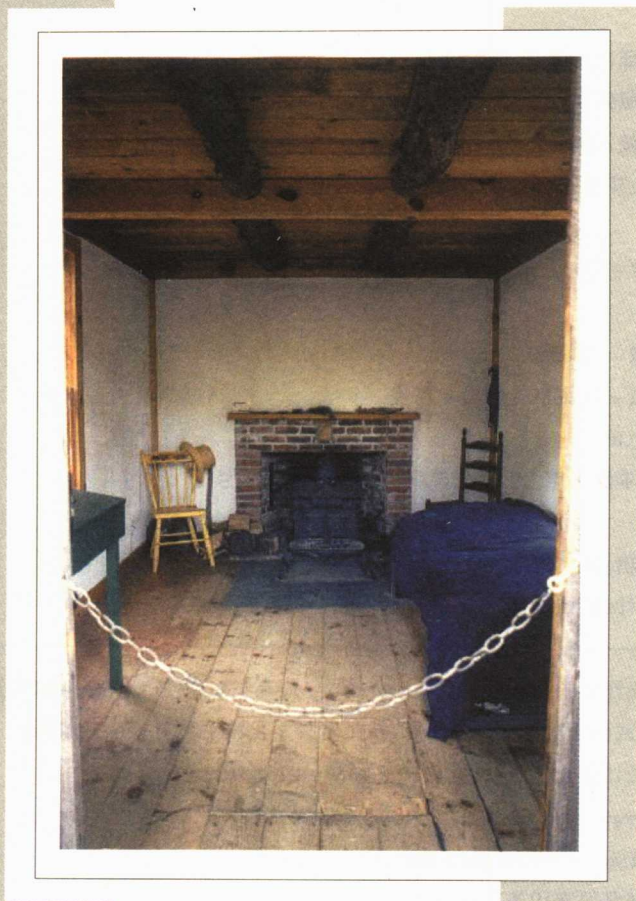


瓦尔登湖边的梭罗塑像

>>>



瓦尔登湖边的梭罗小屋



梭罗小屋室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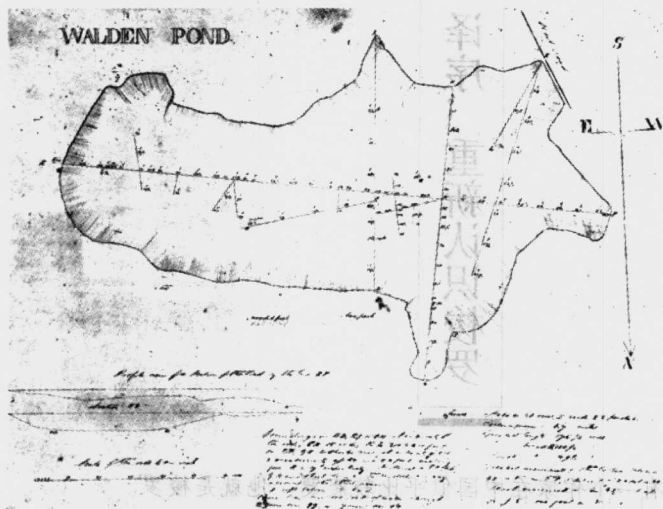
译序：
重新认识梭罗

在美国文学史上，有一个作家在中国似乎比较寂寞。他就是梭罗。

1872年，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，举行了一座新图书馆落成仪式，德高望重的作家爱默生应邀出席，并作了一个演讲。在演讲中，爱默生说到：思想之河常常从看不见的世界流向人类的心灵。他列举了一些作家对人类的影响，其中尤其提到了一位作家：亨利·戴维·梭罗，他认为，“梭罗是一位天才人物，性格迥异，对农民们来说，他是一位最娴熟的勘测者，甚至比他们更了解他们的森林、草地和树木，但是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，写出了本国最好的书。可惜他的名声还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一半”。

确实，说起19世纪的美国文学或美国的文化思潮，不能不提及梭罗，这位比爱默生小14岁的同时代人，虽然生前名声不大，但是今天，他的思想已深入人心，备受美国人推崇。他那种崇尚自我、自力更生的精神深深影响了美国人，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核心。根据《美国传统》杂志1985年的评选，在塑造美国民族性格的10本图书中，《瓦尔登湖》名列榜首。

亨利·戴维·梭罗于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。梭罗的生活时代正好是商业和技术统治美国人生活的时代。梭罗的一生几乎全都生活在康



这张早期地图显示了通向梭罗小屋的水湾。梭罗经常沿湖边的小路走向铁轨，然后再沿着铁轨走向康科德当时热闹的市中心。

科德，一个在波士顿以西约20英里的小镇，当时，这个地区跟美国其他地区一样，开始从农业转向工业，这点使梭罗感到十分不安。梭罗年幼的时候，铁路还没有建造，康科德是一个十分迷人而又宁静的地方，梭罗的父母经常带孩子们到康科德一带的森林里野炊，幼小的梭罗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瓦尔登湖。梭罗在康科德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康科德学院就读，后来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学院，也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。但是菲茨堡铁路的开通将康科德同别的地方连接了起来，这样一来，农民不仅可以务农，而且可以来来往往做些生意，甚至可以开采森林，运到波士顿去卖，赚取额外的生活补贴。梭罗一家也曾从事这方面的生意，合作开办了一个铅笔制造厂。梭罗很早就体会到，所谓工业化，实际上就是在剥削廉价的劳动。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雇佣黑奴在南方采摘棉花。梭罗的家有时成了黑奴的地下庇护所，梭罗本人至少就曾帮过一个黑奴逃往加拿大去争取自由。他曾亲眼目睹过，或读到过有关爱尔兰人和中国劳工建造铁路，饱受剥削的

情况，对此，他感到极为愤慨。尤其令他感到愤懑的是，通过向西部扩张，不断扩展商业空间，这种工业化摧毁了自然资源及其本土文化。

1841年，梭罗应邀到他的邻居、朋友兼师长爱默生（Ralph Waldo Emerson）家帮忙。当时爱默生已经是一个有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文人。通过与爱默生的接触，梭罗有心成为一名作家，而爱默生也帮他在超验主义的杂志《日晷》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。在此期间，爱默生也曾安排他去跟纽约的出版商进行接触，但是梭罗很快发现城市的环境难以容忍，于是重又回到康科德。

1845年，梭罗得到爱默生的许可，在瓦尔登湖滨拥有了一小块地，建造了一间小屋，并于7月4日搬了进去。他搬到湖滨的主要目的是想写《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》一文，以纪念感情弥笃、业已去世的兄长约翰，并进行经济试验，看看是否能工作一天，休息六天，改变美国人一周工作六天的习惯。1846年2月4日，梭罗到康科德镇的演讲厅向他的同胞们作了一个报告，主题是“托马斯·卡莱尔及其作品”。演讲结束后，听众们提出，他们更想听一听他在湖边的生活经历，于是他准备了一个讲座，题目就是“我的经历”，于1847年2月10日在康科德演讲厅作了这个演讲，结果大受欢迎，于是他开始着手，将这个讲稿整理成一本书，这就是《瓦尔登湖》。

在梭罗的作品中，有一个思想贯穿始终，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方式之间的关系。梭罗认为，大多数人都在拼命地追求着各种生活方式，但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，如果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生存这部机器上，那么留给生活本身的又是什么呢？一个好的生活需要多少生活方式？当然，人们对生活的观点不同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同，许多人并没有真的生活。很明显，大多数人只是在花费时间与思想来获得衣、食、住所，而不是精神上的慰藉。

那么，如何合理地运用时间呢？懒散与闲暇的区别又在哪儿呢？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健全的思想，又如何保证正确地认识现实呢？这些都是与生活的目的与手

段有关的问题。在梭罗看来，闲暇不同于懒散，闲暇是自由的一种表现，人们要想正确地认识现实，就必须对自然进行详细观察。梭罗来到森林，为的就是探索自然，探索自然也就是为了探索自己，发现自我的价值^①。崇尚自然，追求自由，这是梭罗的作品中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。梭罗自小就表现出对自然的浓厚兴趣，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，他非常喜欢希腊和罗马诗歌、东方的哲学和植物学。他热爱自然，不断探索森林和湖滨，观察植物和动物。他在哈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就曾说过：“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完全自由——思想自由，行动自由。”^②因此，在《瓦尔登湖》中，他再三强调了这一点：所谓真正的美国，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国家，无羁无绊地追求自己的生活。他关注的要点就是美国人心灵的空虚与精神的匮乏。他认为，只有从自由着手，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。他认为自己的最大财富就是自由，物质需求则退居其次。1845年7月4日，他离开康科德镇，来到附近的瓦尔登湖，这一天刚好是美国独立日，于是有人认为，梭罗之所以选择这一天，就是想向世人发表他的个人独立宣言，独立于社会。也有人认为，是为了纪念他去世的哥哥约翰。不管如何，他迈出了这意味深长的一步。住在湖边，他可以无羁无绊，自由地观看日出、日落，到了晚上，他也可以孤身一人，鸣笛赏月。他还可以描述鸟儿的歌声，追求一种完美的形象。

梭罗熟谙古代经典，深受古代东西方思想家的影响，而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思潮又给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。作为一种文化思潮，超验主义运动出现在1820年至1830年间，是浪漫主义理想的美国翻版，一种二元论式的新柏拉图观点，它将世界分成物质与精神两大部分。超验主义者的灵感大都来源于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，尤其是科勒律治、华兹华斯、歌德、托马斯·卡莱尔以及康德的唯心主义。但是这一思潮的根却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宗教历史。在美国的历史上，超验

① Cleanth Brooks and Robert Penn Warren. *American Literatures: Makers and the Making* (St. Martin's Press, 1973), p. 759—760.

② F. O. Matthiessen. *American Renaissance*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0), p. 81.

主义和福音派清教徒是两个不同的派别，不过它们的共同祖先都是17或18世纪的加尔文教。在新英格兰，加尔文教十分盛行。加尔文教派认为，人之初，性本恶，人生来就有一种原罪，大多数人终生都要苦行，设法涤除自己的罪恶，因为能够得到上帝拯救的只有少数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些观念对清教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促使他们谨守道德，奋发进取。他们认为，要想获得拯救，就得从事商业活动，就像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一书中所说，他们得努力赚钱，积累财富，虽然这未必能使他们获得拯救，但这至少是他们赎罪的一种方式。由于加尔文教过于苛刻，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不利于人的思想发展，于是18世纪后期，一个比较自由的宗教派别一神教(Unitarianism)开始诞生。这是19世纪在波士顿占主导地位的宗教，是1740年基督教第一次宗教觉醒中同正统的基督教分道扬镳的。在这场觉醒运动中，自由派既不愿接受正统的观念，认为人生来就有罪，也不愿接受信仰复兴运动人士提出的惟情论。在他们看来，一方面是教条，另一方面是有害的“热情”。自由人士强调的是人的理性的价值，认为这才是通向神圣智慧的正确之路。由于自由派人士的鼓动，一神教开始在波士顿涌起，它们拒绝三一神教(Trinity)，强调的是稳定、和谐、理性思维、道德进步、古典学问以及其他启蒙基督教的观点。加尔文教的教义是强迫人们服从，而一神教的哲学思想强调的则是自愿式的道德行为及其智力能力。它们的神学是一种“自然神学”，个体可以通过经验调查或运用理性，发现宇宙或上帝的法则中的秩序与仁慈的天性。这一神圣启示的最高形式就是《圣经》。

一神教的出现体现了自由派的胜利，也为超验主义的出现打好了根基。由于一神教教义的影响，神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，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神性，人类自己因而也就成了道德法则的真正源泉。因此，每个人都有其独立自主性，可以彻底反对权威，反对个人崇拜，同时，每一个真理都要经过实践和观察的考验。超验主义者认为，对上帝的发觉既不取决于正统的教义，也不取决于一神教的道德观，而是在于一个人内心的努力，从精神上同神性进行交流。从这一信仰源泉那儿，一切宗教哲学都会源源流出。

19世纪的新英格兰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，一大批优秀的作家都深受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。1836年，爱默生发表了《论自然》，系统有效地阐述超验主义的哲学思想，成为超验主义的宣言。对超验主义者来说，成功生活的秘密就是游离于物质生活之上，将精力贯注在精神上，在精神上达到升华，正如爱默生所说，“站在空旷的大地上，我的头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中，思想给提升到无限的空间里，所有卑微的自私念头都消失了。我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。我什么也不是，但我却看到了一切”^①。

超验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个性，他们认为，人类通过直觉有意识地将个体灵魂（梵文称之为个人灵魂与自我）与世界灵魂（也叫超灵、生命力、造物主，或梵天）结合起来。个体是宇宙的精神中心，从个体的身上，人们可以追索到自然、历史，甚至宇宙本身。强调自我并非否定上帝的存在，而只是从个体的角度去解释个体和世界。宇宙的结构实际上是在复制着个体的结构，因此，所有的知识都源于自知，这颇近似于苏格拉底的名言“认识你自己”。超验主义者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念，认为自然是一个活生生的谜，充满了符号，包括自然本身也是一个象征符号，认为个人的美德与幸福取决于自我的实现。实际上，这体现了两种互为冲突、同时又互相调和的心理趋势。一方面他们要扩张自我，超越自我，要拥抱全世界，认识全世界，和世界合为一体，另一方面又要收缩自我，或孤行专断，这是一种退缩、独立的欲望，一种自我主义式的生存方式。

梭罗第一次碰到爱默生是1837年。可以说，爱默生的著名论文《论自然》对梭罗影响甚大。与爱默生生活在一起，梭罗吸收了超验主义的一切精华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，他住到瓦尔登湖畔，也是为了将《论自然》里的观点付诸实践。爱默生认为，人类并不受自然的摆布，但是自然也并非遥不可及。实际上，自然是人类精神的一个反映，再者说，人们也不应认为哲学与诗歌互为冲突。真正的哲学家和诗人同为一体，从许多方面来说，爱默生的思想都和梭罗的见解颇为吻

① Ralph Waldo Emerson. "Nature" in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, vol.1, eds. Ronald Gottesman, et. al (New York: W. W. Norton, 1979), p. 692.

合，爱默生的这些观点促进了年轻的梭罗去探索自然，了解自我。

虽然许多人认为梭罗是爱默生的门徒，但是两人的观点不尽一致。首先，爱默生只是一个理论家，而梭罗是位实践家，他在实践观察中获得的认识自然同爱默生的有所不同。梭罗对自然的兴趣同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兴趣一样。但是浪漫主义的兴趣不仅在于自然本身，还在于人性。梭罗一开始就说，他到瓦尔登湖既不是为了生活得便宜，也不是为了生活得奢侈，而是从事自己的私事，这种私事就是认识自我的价值。认识自我，争取自由，享有个性。这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在作者质朴、真诚的描述下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：“4月29日，我在九亩角桥附近的河岸钓鱼，当时，我正站在摇曳的小草和麝鼠埋伏的柳树根上，就听到一声奇特的咯咯声，有点像孩子们手指敲木棒的声音，于是我抬头望去，看到了一只小巧、优美的鹰，犹如夜鹰，一会儿像水波，扶摇直上，一会儿又飞身而下，俯冲一两杆远，向人展示自己的羽翼，阳光下，羽翼闪闪发光，犹如一根缎带，又像贝壳里的珍珠。这一景象使我想起了猎鹰，这一项运动不知道塑造了多少高贵，引发出多少诗歌。我觉得这只鹰可以称作灰背隼，不过我对它的名字并不在乎。这是我见过的最为飘逸的一次飞翔。它不像蝴蝶那样翩翩起舞，也不像老鹰那样搏击长空，而是在田野上空，骄傲地翱翔，纵横嬉戏，它一会儿振翅高飞，发出古怪的叫声，一会儿又翻身而下，做出潇洒而优美的姿态，它就像是一只风筝，上下不停地翻腾，然后，又从高空翻腾中恢复过来，仿佛它的脚从未落地。它在宇宙中似乎没有什么伴侣，独来独往，嬉戏游玩但是它不需要伴侣，只需要清晨和天空，供其玩耍。它不孤独，相反，倒使整个大地为之感到孤独。”在这里，自然与自由很好地融合在一起。自然使人摆脱束缚，摒弃一切欲望。这是一种自然之美，荒野之美。

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以人为万物的中心，也因为如此，爱默生对梭罗的做法颇有些不解。但是梭罗反对的恰恰是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，那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权力或内在价值，而其他的动物仅仅在于它们是人类的资源，人类想怎么用

就怎么用的思想。英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威廉斯说过，“在我们与现实世界的各种相互作用中，我们不仅培育了人类天性，改变了自然秩序，而且也造就了社会。重要的是，在这种关系中，我们使用的大多数术语——征服自然，支配自然，利用自然全都来自真正的人类实践，来自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仅仅谈论单一的男性和单一的自然，我们就可以谱写一部总体历史，但是其代价却是排斥了真实而正在改变的社会关系，在这种关系中，对自然的征服总是包括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或利用”^①。在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，人的欲望不断膨胀，致使森林遭到砍伐，环境受到污染，在人定胜天思想的误导下，人们追求的是文化物质主义。当然，环境作品不是对固定问题的固定反应，而是一个动态的传统，是对资本主义生态社会秩序发展的反应。那种“以人中心”的思想忽视了生态问题，殊不知，道德个人主义当中已经播下了道德丧失的种子。

《瓦尔登湖》体现的就是作者对以非人类为中心的伦理道德的持久探索。梭罗再三强调非人类自然的内在价值，认为土拨鼠、树木或湖泊都有其内在价值。他反对大规模的砍伐森林。他曾经哀叹道，“我第一次荡舟于瓦尔登湖上时，周围全是松树和橡树，高大，茂密，在一些小湾里，葡萄藤爬过了水边的树，形成一个个凉亭，小船可以从它下面悠然而过。形成湖滨的群山这么陡，山上的树木又是这么高，你从西端望下来，湖滨就像是一个圆形剧场，可以上演一出森林剧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曾在湖面漂浮，任凭和风吹拂，消磨时日。夏日的一个上午，我荡舟来到湖心，仰面躺在座位上，半睡半醒，似梦非梦，直到小船撞到了沙滩，我才清醒过来，于是我从座位上爬起来，看看命运将我推到了什么样的湖岸。那些日子里，闲散是最迷人的产业，产量也最多。好多个清晨从我身边悄然而过，就这样，我宁愿将一天当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就此虚度；虽说我没钱，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刻和夏日时光，供我无限使用。我没有将它们更多地消磨在工场中，或教师的办公桌上，对此我并不后悔。但是自从我离开湖滨后，伐木工人将树木全都伐光了，在此后的数年里，人们再也无法在森林小径中漫步，也无法透过树

^① Raymond Williams. *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* (London: Verso, 1980), p.84.

林，观看湖景了。如果我的缪斯就此沉默，那也在情理之中。树林都给砍光了，你还怎能指望鸟儿去唱歌呢？”梭罗还对捕食动物发出极大的感叹：“说人是一种食肉动物，难道这还不是一种责备？不错，他能够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靠捕猎为生；但是这是一种悲惨的方法。任何捕兔杀羊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，如果一个人教会人类只吃一些健康无害的食品，那么他就会成为这个民族的救星。无论我自身的实践如何，我都坚信：人类在渐渐改善之后，必然会中止吃肉，这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，就像野蛮人和文明人接触之后，再也不互相蚕食一样。”这一点对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国而言应该有很强烈的警示作用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“林木伐尽，水泽淹枯，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”。而作家徐刚也曾于多年前发出呼吁，“伐木者，醒来！”，但是呼吁的结果却是中国西北沙漠化的出现，非典的流行，这种以人为本，忽视自然规律的做法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福音，而是灾难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自然的优良传统，而且评论家们也注意到了梭罗对中国文化的借鉴。在《瓦尔登湖》，梭罗引用了九段儒家经典。跟他的导师爱默生一样，梭罗经常到东方去寻找灵感，借以实现他对人与上帝、自我与自然之间终极关系的追求。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儒家经典是梭罗三大东方思想源泉之一。但是评论界出现的困惑是，梭罗的引文几乎全是儒家的典籍，但是其思想似乎却和道家一脉相承，所以对梭罗与儒家与道家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没有停止。根据研究，梭罗的引文没有沿用已经翻译成英文的现成文本，而是从法国翻译家鲍迪埃翻译、1841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法文版《孔子与孟子》一书中翻译了九十六段。因为当时的儒家经典大多都是由传教士翻译的，这些文本认为儒家传统僵化，而这与梭罗充满动力、一反常规的个性主义格格不入。¹

鲍迪埃（Pauthier, 1801—1873）不是传教士，因此他对东方的看法与大多数传教士的看法不太一样，他不是将东方文化看作一种僵硬、不动的形态，而是充满活力的文化。在对孔子与孟子的介绍中，戈蒂耶说道，“在东方，尤其是在东

方，就像在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，整个大地充满了众多的革命和一系列改变这些帝国面貌的动荡”^①。梭罗在鲍迪埃法语译文的基础上自己进行独特翻译。他的许多译文关注的都是自然，或孔子治国理想中的内在品质。还有许多关注的是更加神秘的新孔子自然主义。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孔子与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之间的对话。在《论语：先进第十一》中，孔子让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等人谈谈各自的志向，其中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人都想成为一名政治家，只有曾皙说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对于曾皙这种在沂水边洗洗澡，在舞雩上吹吹风，一路唱歌，一路走回来的精神，孔子十分欣赏。在这里，孔子似乎像个道家学者，自由、奔放，不受约束。而这也赢得了梭罗的心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《瓦尔登湖》颇具中国道家精神的原因。虽说梭罗到瓦尔登湖去是否直接受到孔子这段话的影响尚不得知，但是从他对孔子这段话的着迷程度来看，梭罗从中看到了新的活力。他对孔子的话语进行了新的文化构建，将它很好地运用到美国文化中。

如今梭罗已经成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始祖。1992年，美国在内华达大学成立了“文学与环境研究会”(The 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, 简称ASLE)。1995年，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》(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, 简称ISLE)在内华达大学创刊。所刊文章很多都与梭罗有关。大多数学者看到，环境危机完全是人类毁灭性思维造成的后果。在这背后就是所谓的“人定胜天”的观念，认为人类可以支配自然，认为自然是人类丰富思想的一个消极的接受器，而社会的无限增长是人类社会命运的本质，认为自然是一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，认为土地是用来供养生命的，尤其是人类生命的。这种关注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延续，正如评论家所说，“浪漫主义对待自然的姿态基本上还是生态型的；也就

^① Tan Hongbo. "Confucius at Walden Pond: Thoreau's Unpublished Confucian Translation?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(1993), p. 283.